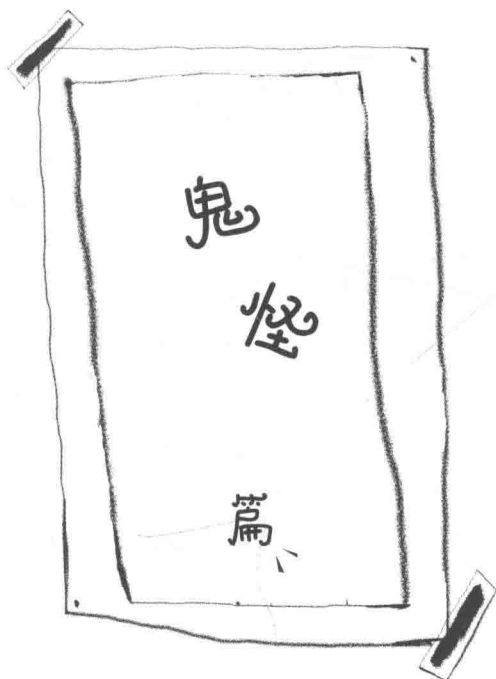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鬼牙齿

(1)

很热很热的夏天，我却很热切地想要一条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围巾。

“妈妈，给我买一条围巾。”

“围巾？”

“是的，围巾，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。”

“可是现在天很热，冬天才需要围巾呢。”

“为什么天很热就不需要围巾呢？我现在就很需要。”

妈妈轻微地叹口气：“你真的想要，就给你买吧。你要的东西真的不算多。”

为什么这么想要一条围巾呢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就是想要，没有任何理由地想要，想要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那种。我要把它一圈一圈围在脖子上，走在很热很热的太阳下面。

妈妈带着我去买围巾，找了很多家商店，有的商店根本就没有，有的商店有但是没有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。我很不高兴，没有围巾的商店或者没有黑白格子围巾的商店怎么能叫作商店！妈妈说她的脚走痛了，脚后跟起泡了。我看看她的鞋子，鞋跟高得令人吃惊，等回家后我得找把剪刀剪掉一半，妈妈走路就不脚痛了。最后终于在一条老街的一个很凌乱的店铺里找到了，请你猜猜是什么样子的？哈哈，是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哦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两个好奇怪的大人。穿着黑黑的衣服，那衣服从脚底连到头顶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手上拉着一根白色透明的绳子，步履匆匆地走。

我一下子被他们吸引了，跟着他们跑。

“让我看看你们的衣服，好不好？”

他们目不斜视。

“你们拿着绳子干什么呢？”

他们依旧没有看我一眼。

“带我去玩好吗？”

他们的脚步更加快了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

我只好失望地停住了，回头去问妈妈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妈妈说：“是寻鬼者。”

“鬼是什么？”

“鬼就是鬼，和我们人不一样。”

“寻鬼者是什么？”

“是找鬼的人。”

“找鬼干什么？”

“为了鬼牙齿。”

“鬼牙齿很漂亮吗？”

.....

(2)

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一小片柳林。那些长辫子的柳树，我永远也数不清它们到底有几棵，好像是十一，又好像是十九。

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围着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围巾，在柳林里软软的草上睡一觉。有一天正睡着，突然被“咚咚咚”的声音吵醒。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了那两个奇怪的大人，黑黑的衣服从脚底连到头顶。一人拿把小榔头，一人拿把小铁锤，一棵一棵地敲着柳树。一边敲一边说：“不是。也不是。”

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，睁圆了眼睛看他们一棵一棵敲着柳树。

“真好玩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傻子，别说话。”

他们的眼睛盯着柳树，耳朵贴着树干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一直到敲完所有的柳树。

“傻子，再见！”

傻子。很多人都这样叫我。

我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是傻子，不过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只要不下雨，我就天天来这片柳树林，在软软的草地上睡一觉，让长长的柳枝在脸上蹭一蹭。我很高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两个不懂礼貌的家伙。

有一天，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，让这里的每一棵柳树都围一下我的毛毛的、黑白格子的围巾。

“你先围一下，挺舒服吧。”

“轮到你了。”

.....

我按次序一棵一棵地围着。后来看到了一棵特别瘦的柳树，我的心一软，就给它多围了一会儿。而且，我还特意把围巾围在它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丫杈上。

“噼噼啪啪”，瘦瘦的柳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。

你能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

柳树扭动了起来，然后从下往上开始变化。

先是树干慢慢分成瘦瘦的两根，接着变成两条很细很细的腿，脚上穿着蛇皮做的靴子，靴尖各有一只褐色的眼珠在滴溜溜地转，红蓝相间的条纹袜子一直拉到膝盖上面。再往上，是一条鹅黄的草裙子，裙子的下摆坠着许多红红的果子，看起来和野山楂差不多。那些“野山楂”随着扭动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发出风铃一样的声音。变化继续进行着，一直到了脑袋。慢慢地出现了一张蒙着红布的脸，因为蒙着厚厚的红布，当然看不到她的鼻子和嘴巴。当脑袋上“啾啾”地抽出柳枝一样绿色头发的时候，变化结束了。

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棵瘦瘦的柳树，而是一个瘦而高的、模样滑稽的女人。这么好玩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碰到，我完全着迷了，黑白格子围巾掉在地上，我也不知道。

“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实在憋不住了。”她说。

“憋不住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第二个丫杈是我最最敏感的地方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的。”

“噢，看起来是一个糟糕的意外，变成树的第一天，就被发现了，真不是一个好兆头。”接着她叹了口气问道：“你会告诉别人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你会保护我吗？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听完并记住啊。”

接下来她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了。我虽然听不太懂，但还是拼命记住了一些。

她说她来自鬼世界。鬼世界是什么，鬼世界就是住着鬼的地方呀，就好像人类世界都住着人一样。那她为什么会来到人的世界，还变成一棵柳树呢？这话说来就长了。因为她犯了错，在鬼世界里，犯了错有两种惩罚的方法。一种呢，是变成一只鸟在人类世界的天空里不停地飞十天十夜；另一种呢，是变成一棵树站在人间的泥土里八天八夜。

“你知道变成一棵树有多么危险吗？这是鬼世界里最重的惩罚了。”

我当然不知道。

她说她已经是第四次犯错了，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作第四。前三次她都变成一只鸟，飞上十个日夜。

“这一次你犯了什么错？是不是偷了商店的糖吃？”我问。

“比这个严重多啦。”女鬼第四说，“我在不能吃番茄的日子里吃了整整一个番茄。”

“不能吃番茄的日子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鬼世界里，有不能吃辣椒的日子，有不能吃面包的日子，有不能吃蚱蜢的日子，有不能吃蚂蚁的日子，有不能吃卷心菜的日子……在不能吃番茄的日子里吃了番茄，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错误。我真的是太后悔了。”

“真有趣。”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。

没想到她冲着我“哇”地吼了一声，很生气的样子。

生完气后，第四开始担忧起来。

“每天都有些鬼犯了错被罚到人间当八天的树，你们人间有寻鬼者，一直在寻找我们。他们有特殊的工具。有的鬼可倒霉了，变成一棵树长在最热闹的街头，一下子就被寻鬼者找到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算幸运的。变成一棵柳树长在柳树中间，安全系数很高的。”

“要变什么树，要长在哪里，不由你们自己决定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最后第四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在当一棵树的日子，如果有两次现形，就会受到第二次惩罚。请记住啊，从下往上数第二个丫杈，是我最最柔弱的地方，被手一摸，就会变回原形。所以请你一定一定不要让别人摸到我的第二个丫杈，一定一定。”

她深深地看我一眼，眼睫毛上悬着细小的紫色珠子微微颤动，厚厚的红布遮着她大半的脸。

“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”她又一次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她又变成了一棵瘦而高的柳树。

“当然！”我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(3)

有能力保护别人，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情。

我发誓：我不会让任何人靠近第四，不会让任何人摸到她从上往下数的第二个丫杈！

我挨着她坐着，从早上到晚上。

第二天，我依旧挨着她坐着，从早上到晚上。

第三天也是如此。

第四天还是这样。

第五天依然没有什么变化。

柳树林里一天到晚也不来一个人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。

哪怕只来一个人也是好的呀，我可以严肃地向他提出警告，然后勇敢地把他赶走。否则，第四怎么知道我确实有能力保护她呢？唉，一点表现的机会都没有。

第八天中午，我正啃着一个馒头，远远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。

“伙计，还往这片林子里走吗？”

“随便看一下嘛。”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半个月前不是才来过？”

“反正顺路。”

话音渐渐近了，原来又是那两个男人。黑黑的衣服从脚底连到头顶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手上拉着一根白色透明的绳子。看到他们，我又高兴又生气。

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继续说着话。

“已经半年多没有找到一个鬼了，更别说找到一颗值钱的鬼牙齿。”

“是啊，运气太臭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非改行不可。”

接着他们在我面前站住了。

“瞧，又是那个傻子。”

“哈哈。”两个人一起笑起来，嘴巴差不多咧到耳根。笑完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我怎么能放弃警告他们的机会呢，更何况他们是这么惹人讨厌。

“你们听着，永远也不要靠近这棵柳树，知道了没有？”

他们转过头来，又放声大笑，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小丑。接着那眼神越过我的脑袋，落到了后面，然后，他们转身走了回来。

“不许靠近这棵柳树！”我又强调了一遍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们问。

“因为我要保护她。”我高声回答道。

“保护一棵柳树？”

“你们以为她仅仅是一棵柳树吗？”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我是大黑，他是小黑。可以让我们摸一摸这棵柳树吗？”

“当然不可以！请你们离开。”我严肃地说。

大黑小黑交换一下眼神，诡异地笑笑，看起来他们并不打算马上离开。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着急。

“你们快走，我警告你们！”我提高了嗓门。

大黑用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拎，把我拎到一边，小黑从兜里掏出一把小铁锤，敲了敲树干，“叮当咚咚嘟——”

“没错。”大黑点点头。小黑的脸上霎时堆满厚厚的笑。

大黑拉住透明绳子的一端，小黑拉住绳子的另一端，绕着柳树一圈一圈跑起来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别碰我的柳树，她是受我保护的。”我生气地嚷道。

大黑说：“快点，五秒钟内一定要绑好！”

小黑说：“要绑九九八十一圈，一圈也不能少。”

白色透明的绳子一下子把柳树的树腰绑得严严实实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别碰我的柳树，她是受我保护的。”

“也受我们的保护。”大黑说。

“也受你们的保护？”我奇怪了。

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绕着柳树上上下下地看。

“今天运气真好，一大早就找到一个。”

“要不是这个傻子，咱们绝对注意不到这棵柳树。”

大黑和小黑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，然后，他们的手上上下下地在柳树上摸啊摸。我急得喊起来：“我警告你们，不许碰第二个丫杈！”

“当然不会碰。从下往上，还是从上往下呢？”

“从下往上！”因为着急，我的鼻尖上已经冒出汗珠。

“谢谢！”他们冲着我哈哈一笑，四只手一起握在了那个丫杈上。

“噼噼啪啪”，柳树扭动起来了。从下往上，一点一点开始变化，蛇皮靴子，长长的条纹袜子，鹅黄色草裙子上挂着的红果子，蒙着红布的脸，悬着紫色小珠的睫毛，柳枝一样的头发“滋滋滋”地抽出来，披

在肩上。

“我憋不住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”

第四皱着眉头，双手绑在后背上，不住地扭动身子，可是丝毫挣脱不得。她看看我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轻微地叹口气，眼睫毛上有一个紫色的小珠子落下来，好像眼泪。我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弄糊涂了，木木地站着……

(4)

“伙计，我们开工吧。”

“好！”

大黑拿出榔头，小黑拿出铁锤。

“但愿今天的收获能够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”

“去年的运气就不太好，那么辛苦找到的一个鬼，牙齿竟然都是最普通的珍珠和石头，只有一颗珠子卖了几百块钱，其余的都扔了。”

大黑一把扯下蒙在第四脸上的红布，五彩夺目的光芒瞬间从第四的唇间射出来，比太阳还要明亮。

“伙计，今天咱们交好运了！”大黑欣喜若狂，拿榔头的手猛烈地抖着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小黑使劲地按住胸膛，好像不使劲按住，那颗心就会蹦出来了。

我仍然木木地站着。

第四说：“你们别碰我的牙齿。”

“不碰你的牙齿，我们找你干什么呢？”大黑笑道。

“别怪我们哦，”小黑指指我说，“这个傻子也有责任。”

第四又朝我看了一眼，我不敢接她的目光，把脸别到一边去。

“请别敲掉我的牙齿好不好？”第四的语气里有了央求。

“这太令人为难了。”大黑说。

“不得不敲。”小黑接着说。

“那么，请不要把我的牙齿全部敲光，没有牙齿的鬼回到鬼世界以后，便永远失去幸福了。”我听得出第四已经在苦苦哀求。

但是两个黑衣男人已经掰开了她的嘴。

“啊，五颗钻石，六颗猫眼，四颗夜明珠，九颗玛瑙……我的老天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一副鬼牙齿！”小黑激动地嚷着。

“每一颗都要敲下来，一颗也不留！”

只听“当当当”三声，一颗牙齿便被敲下来，是一颗玛瑙，牙根还带着血。

第四眼睫毛上紫色的小珠一颗一颗坠落，她扭动着身体，可是无济于事。我终于明白，第四为什么说变成一棵树在人间八天八夜是最重的惩罚。

“第四，我来救你！”

我冲上去，使出我全身的力气要把黑衣寻鬼者推开。他们的手在不停地忙活，他们伸出一只脚踢我一下，我就被踢到很远的地方，而且扑在了地上。我爬起来又冲上去，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他们从第四的身边推开，但是我的手还没有碰到他们的身体，他们又一只脚把我踢开，踢得远远的，脑袋撞在一棵柳树上。我还是拼命往前冲……

又一颗牙齿装进了小黑的布袋，是钻石的，牙根带着血丝……第四

的嘴张着，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一次又一次摔在地上，她在用眼睛和我说话，可是我看不懂。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傻子。

“伙计，就剩最后一颗牙齿了。好家伙，是一颗至少十克拉的钻石啊。”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精疲力竭了，我爬到第四的身边，抱住她的双腿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除了哭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

我只能号啕大哭。眼泪像决了堤的江水，落在第四的蛇皮靴子上。靴尖上两颗眼珠滴溜溜地转动，裙摆上的野山楂果发出了风铃一样的歌唱。

“嘣”一声响，绑着第四的绳子突然落到了地上。

正把最后一颗牙齿装进黑色小布袋的两个黑衣寻鬼者，不知道为什么也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绳子断了？这怎么可能？”他们惊恐地叫着。

与此同时，第四从他们手里一把夺过了黑布袋。

“我们的宝贝啊！”大黑和小黑一齐扑上来抢，第四“啪啪”两脚就把他们踢到很远的地方。

“叮叮当当”，从黑布袋里倒出一堆绚丽夺目的宝石、珍珠、玛瑙、钻石、猫眼……第四把它们一起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。“叮叮当当”“叮叮当当”，过了一会儿，第四冲着我咧开嘴笑了，啊，那些牙齿都好好地长在嘴里了。一副多么漂亮的牙齿，我的眼睛被那光芒射得快睁不开了。

大黑和小黑从很远的地方爬了回来，他们还不甘心，又冲上来。只见第四以闪电一样的速度，拾起地上的绳子两下三下就把他们绑在了树上。

我目瞪口呆，只听得耳边是风铃一样清脆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从

第四的裙摆上发出来的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大黑和小黑仍旧不甘心地问着。

“真的想知道吗？”

他们像鸡啄米那样点着头。其实，我也很想知道。

第四拉起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是你救了我。”

我更加目瞪口呆。

“知道吗？当一个人真心为一个鬼哭，他的眼泪可以赐给鬼无穷的力量。但是，这世上，没有哪个人会为鬼哭的，我是多么幸运！谢谢你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送你一颗鬼牙齿吧。”第四边说边伸手在嘴里掏了掏，当她摊开掌心时，那上面一颗很大的钻石闪烁着夺目的光芒。我的眼睛被刺疼了。

“送给你！”她又说。

“我不要——”我使劲摇着头。

“拿着吧。”她依旧向我伸着手掌。

“我不要——”我的泪顺着脸颊滑落，落在地上，无声无息。

她收回了手，走过来，抱了抱我。我陶醉在她裙摆上风铃一样的声响中。

地上躺着黑色的榔头和铁锤，第四捡起它们，“呼”的一下扔上天，很久没有掉下来。大黑和小黑仰着脑袋眼巴巴地看，我也眼巴巴地看着。

“再也不会掉下来了。”第四说。

“哇哇——”大黑、小黑齐声哭了起来，“这可不是普通的榔头和

铁锤啊，没有了它们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变成树的鬼了，再也没有办法敲下鬼牙齿了。”

“你说，怎么惩罚他们？”第四歪着头问我。

“把他们变成树。”我说。

“这个主意真不错！”只见第四拍了拍他们的脑袋瓜，“咯吱”“咯吱”两声，林子里多了两棵柳树。

然后第四在我脑门上也拍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真的好傻。不过，我真喜欢你。”“噗——”她竟然亲了我，被亲过的脸颊好烫好烫啊。

“我要回鬼世界去了，再见！”

当我好不容易从“噗”的一声亲吻中回过神来，她已经不在了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再见过她。我围着毛毛的、黑白格子围巾，早上一觉醒来就会担心：她还会在不能吃番茄的日子里吃下整个的番茄吗？或者在不能吃卷心菜的日子里吃下整个的卷心菜吗？



鬼的年

(一)

晚啼，一个鬼的名字，是他为自己新取的，因为他喜欢听晚归的鸟儿在枝头的啼叫。

风落，也是一个鬼的名字，是他为自己新取的，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看着清晨的风，吹落花瓣上的颗颗露珠。

晚啼，风落，听起来很不像是鬼的名字嘛。

你听，鬼的名字应该这样才对：高鬼、矮鬼、红鬼、绿鬼、懒鬼、馋鬼、胆小鬼、吊死鬼……鬼堡里所有的鬼，都是这样的名字，他们喊“晚啼”和“风落”的时候，常常会笑得肚子疼，有时候要吃了药才会止住。

此时，晚啼和风落正趴在鬼堡的方形孔洞前，看鬼河对面人们的城市。因为他们是鬼，所以他们看得很远，也能听得很远。

“人们又要过年了。”晚啼说。